

嘯亭雜錄卷一

太宗伐明

天聰己巳，文皇帝欲伐明，先與明巡撫袁崇煥書，申講和議。崇煥信其言，故對莊烈帝有「五載復遼」之語，實受文皇給也。帝乃因其不備，假科爾沁部道，自喜峯口洪山人，明人震驚，薊遼總督劉策潛逃。帝率八旗勁旅抵燕，圍之匝月，諸將爭請攻城，帝笑曰：「城中痴兒，取之若反掌耳。但其疆圉尚強，非旦夕可潰者，得之易，守之難，不若簡兵練旅以待天命可也。」因解圍向房山，謁金太祖陵返，下遵化四城，振旅而歸。偉哉帝言，雖周武觀兵、孟津何以異哉？明人罔知深謀，如姚希孟輩，反謂本朝夙無大志，真蠱測之見也。

太宗讀金史

太宗天資敏捷，雖於軍旅之際，手不釋卷。曾命儒臣翻譯三國志及遼、金、元史、性理諸書，以教國人。嘗讀金世宗本紀，見其申女真人學漢人衣冠之禁，心偉其語。曾御翔鳳樓傳諭諸王

大臣不許褒衣博帶以染漢人習氣，凡祭享明堂，必須手自割俎以昭其敬。諄諄數千言，詳載聖訓。故純皇帝欽依祖訓，凡八旗較射處，皆立卧碑以示警焉。

設間誅袁崇煥

本朝自攻撫順後，明人望風而潰，無敢撓其鋒者。惟明巡撫袁崇煥固守寧遠，攻之六月未下。高皇拂然曰：「何魃兒乃敢阻我兵力？」因罷兵歸。故文皇深蓄大仇，必欲甘心於袁。己巳冬，大兵既抵燕，崇煥千里入援，自恃功高。文皇乃擒明楊太監監於帳中，密劄鮑承先在帳外作私語曰：「今日上退兵乃袁巡撫意，不日伊即輸誠矣。」復陰縱楊監歸。明莊烈帝信其間，乃立磔崇煥。舉朝無以爲枉者，殊不知中帝之間也。

用洪文襄

松山既破，擒洪文襄歸。洪感明帝之遇，誓死不屈，日夜蓬頭跣足，罵詈不休。文皇命諸文臣勸勉，洪不答一語。上乃親至洪館，解貂裘與之服，徐曰：「先生得無冷乎？」洪茫然視上久之，歎曰：「真命世之主也。」因叩頭請降。上大悅，即日賞資無算，陳百戲以作賀。諸將皆不悅，曰：「洪承疇一羈囚，上何待之重也？」上曰：「吾儕所以櫛風沐雨者，究欲何爲？」衆曰：「欲得中原。」

耳。上笑曰：「譬諸行者，君等皆瞽目，今獲一引路者，吾安得不樂也！」衆乃服。乃毛西河謂洪初不降，繼命優人誘惑。洪故閩人，夙習好男寵，因之失節。何厚誣之甚。故明帝初聞其死，設壇以祭，非無因也。

收孔耿二王

皮島自誅毛文龍後，衆皆解體，孔有德等據登萊，叛爲明將擊敗，逃入海嶠，流離無所歸。文皇帝聞之，乃命達文成公等往相撫綏，招孔耿二王至盛京。上親迎至都門，賞賚甚厚，卽日授都招討印，命其兵爲天祐，故其將卒皆用命。尚平南、沈續順等相繼歸降，明皮島遂墟。

世祖問喀爾喀使者

章皇卽位時甫七齡，時喀爾喀使者來朝，隨班祝賀，拜跪失儀，上卽宣問。侍臣答以遠方使者，未嫻禮節，上乃悅。時上在冲齡，卽聰慧若此。

世祖勤政

大兵入關時，明臣迎降，睿忠王權宜任之，故勝國弊政，未盡釐正。世祖親政後，任法嚴肅，

凡大臣專擅如陳名夏、譚泰、陳之遴、劉正宗輩，無不立正典刑。故人知畏懼，夙弊盡革，以成一代雍熙之治也。

世祖善禪機

章皇帝冲齡踐祚，博覽書史，無不貫通，其於禪語，尤爲闡悟。嘗召玉琳、木陳二和尚入京，命駐萬善殿，機務之暇，時相過訪，與二師談論禪機，皆徹通大乘。惟王文靖、麻文僊、孫學士諸文臣扈從，互相問難，有遠公虎溪之風，真天縱夙悟也。

世祖畫牛

章皇勤政之暇，尤善繪事。曾賜宋商邱冢宰牧牛圖，筆意生動，雖戴嵩莫過焉。王文簡公士禎曾紀以詩云。

親定陵寢

章皇嘗校獵遵化，至今孝陵處，停轡四顧曰：「此山王氣蔥鬱非常，可以爲朕壽宮。」因自取佩韞擲之，諭侍臣曰：「韞落處定爲佳穴，即可因以起工。」後有善青鳥者，視邱驚曰：「雖命我輩

足遍海內求之，不克得此吉壤也。」所以奠我國家萬年之業也。

聖祖拏鰲拜

余嘗聞參領成文言，國初鰲拜輔政時，凡一時威福，盡出其門。因正白旗圖地事，以直隸總督朱公昌祚、巡撫王公聯登、戶部尚書蘇公納海與之齟齬，乃將三公立加誅夷，聖祖不預知也。嘗託病不朝，要上親往問疾。上幸其第，入其寢，御前侍衛和公託見其貌變色，乃急趨至榻前，揭席刃見。上笑曰：「刀不離身乃滿洲故俗，不足異也。」因卽返駕。以弈棋故，召索相國額圖入謀畫。數日後，伺鰲拜入見日，召諸羽林士卒入，因面問曰：「汝等皆朕股肱耆舊，然則畏朕歟，抑畏拜也？」衆曰：「獨畏皇上。」帝因諭鰲拜諸過惡，立命擒之。聲色不動而除巨惡，信難能也。

論三逆

國初既定秦、貴，因命吳三桂、耿繼茂、尚可喜等世守邊圉，以爲藩鎮，後漸跋扈，擁兵自重。聖祖欲除之，召諸大臣謀畫，惟富察尚書米思翰首言其兵可撤，明相國珠和之，餘皆嘿然。上曰：「吳、尚等蓄彼兇謀已久，今若不及早除之，使其養癰成患，何以善後？況其勢已成，撤亦反，不撤亦反，不若先發制之可也。」因立下移藩之諭。三逆果叛，時爭咎首謀者，上曰：「此出自朕

意，伊等何罪？故明相感上恩，竭力籌畫以致成功也。

愛惜滿洲士卒

國初自定中原後，復遭三逆之亂，故八旗士卒，多爭先用命，效死疆場，丁口稀少。上嘗憮然曰：「吾廿年之久，始得獲一滿洲士卒之用，何可不厚卹也？」故當時時加賞卹，至爲之代償債務，凡撫字之術，無不備施。雖一時不無濫溢，而滿洲士卒感戴如天，凡征討之所，爭先致死焉。

崇理學

仁皇夙好程、朱，深談性理，所著幾暇餘編，其窮理盡性處，雖夙儒著學，莫能窺測。所任李文貞光地、湯文正斌等皆理學耆儒。嘗出理學真偽論以試詞林，又刊定性理大全、朱子全書等書，特命朱子配祠十哲之列。故當時宋學昌明，世多醇儒著學，風俗醇厚，非後所能及也。

解易占

噶爾丹叛時，侵犯烏闌布通，其勢甚急。上命李文貞公占易，得復之上六，文貞變色。上笑曰：「今噶爾丹背天犯順，自蹈危機，兆乃應彼，非應我也。」因立下親征詔，果大捷焉。

優容大臣

仁皇天資純厚，遇事優容，每以寬大爲政，不事谿刻。厚待儒臣，如張文端英、高江村上奇等，朝夕談論，無異友生。與李文貞光地談易，每至子夜，諸侍從多枕戈以待。又枉法諸臣，苟可有者必寬縱之。如明相雖貪擅，上念其籌畫三逆之功，時加警策，終未置之極典。徐健菴乾學昆仲與高江村比昵，時有「九天供賦歸東海，萬國金珠獻淡人」之謠，上知之，惟奪其官而已。嘗諭近臣曰：「諸臣爲秀才，皆徒步布素，一朝得位，便高軒駟馬，八駟擁護，皆何所來貲？可細究乎！」其明通下情若此。

善天文算法

自明中葉泰西人入中國，而算法、天文精於中土，中土因大統法係許魯齋所定，故終扼其說不行。仁皇天縱聰明，夙習算法，特命靈臺皆以西法爲主，惟置閏用中法以合堯典。千年錯失，定於一旦，然後乾象昭明，千歲可坐而定。乃知聖人御世，故天預令西法傳入中土，使上因之懸象布命，億萬年之景運，固先兆於是矣。

不改常度

仁皇臨御六十餘年，凡一切起居飲食，自有常度，未嘗更改。雖酷暑燕處，從未免冠。見純
皇帝詩註中。

拜明孝陵

仁皇帝六巡江、浙，每至江寧，必幸明孝陵，拜謁如儀。嘗曰：「明太祖一代人傑，不可衰
慢。其他如遼、金諸陵，亦皆如謁明陵制，其雅慕先代如此。」

世宗居藩大度

世宗居藩邸時，一切外間人情物理無不通徹。凡藩屏外任者，上皆命將其省封域、產殖、豐
庶、貧膏等情，具載一小冊呈覽，是以天下利弊如指諸掌。理密親王時爲儲位，上事之最敬，而
王先受宵小言，待上甚薄。及王被罪，聖祖將王縛置空廬，不許人謁見。上親持湯羹以進，守者
遏之，上曰：「吾惟知盡昆弟之情，不知顧己之利害也！」聖祖聞而善之。

世宗不興上木

憲皇在位十三載，日夜憂勤，毫無土木、聲色之娛。余嘗聞內務府司員觀像言，查舊案檔，雍正中惟特造風、雲、雷、雨四神祠，以備祈禱雨暘外，初無特建一離宮別館以供遊賞。故當時國帑豐盈，人民富庶，良有以也。

理足國帑

康熙間，仁皇寬厚，以豫大豐亨以馭國用，故庫帑虧絀，日不暇給。憲皇即位後，綜覈名實，罷一切不急之務，如河防海塘等巨費，皆罷不修，體卹民力。特置封樁庫於內閣之東，凡一切贓款羨餘銀兩，皆貯其內，至末年至三千餘萬，國用充足。每令直省將天下正供糴米隨漕以入，故倉庾亦皆充實，積貯可供二十餘年之用，真善爲政理也。

寵待大臣

世宗夙知大臣祿薄不足歲用，故特定中外養廉銀兩以濟其用。此外，歲時尚賞上方珍物，無算，以通上下之情。鄂文端公召入時，上特命海司空望爲之起第於大市街北，凡器用物具無不備置。張文和嘗小疾，及病痊後，上告近侍曰：「朕股肱不快，數日始愈。」衆爭來問安，上笑曰：「張廷玉有疾，豈非朕股肱耶？」其優待也如此。陳中丞時夏宦籍滇南，上因其母老，特命雲、貴有司

置傳，送其母至其任所。岳威信公鍾琪以邊勳置高位，或謗其係岳武穆後，欲復宋、金世仇之語，上特封其奏以示岳公。後公出征西域，上特命其子潛送至玉門關以慰之，其體下情若此。故一時將相感上威德，無不效力用命，以成一代郅隆之化也。

用顧天成當作成天

上以蔡宗丞嵩依附年黨，因籍其家。得顧太史天成詠星星草詩稿，疑其語涉譏諷，命蔡索其全集進呈。見恭挽聖祖詩云「已過虞舜巡方日，尚少唐堯在位年」之句，上因之淚下，曰：「草莽之間乃有此忠臣耶！」因召人，特賜編修，命值上書房以示寵云。

賞花釣魚

世宗馭下嚴肅，然每假以辭色，以聯上下之情。丙午秋，特宴文武大僚于乾清宮，賦詩飲酒。每佳時令節，必賜諸王大臣遊讌，泛舟福海，賞花釣魚，竟日乃散。故當時堂廉之間，歡若父子，無不可達之情也。

察下情

雍正初，上因允禩輩深蓄逆謀，傾危社稷，故設緹騎，邏察之人四出偵誦，凡閭閻細故，無不上達。有引見人買新冠者，路逢人問之，告其故。次日入朝，免冠謝恩，上笑曰：「慎勿污汝新帽也！」王殿元雲錦於元旦同戚友爲葉子戲，忽失一葉。次日趨朝，上問夜間何以爲歡，王以實對。上笑曰：「不欺暗室，真狀元郎。」因袖中出葉示之，卽王夜間所失葉。王制府士俊出都，張文和公薦一健僕，供役甚謹。後王將陞見，其僕預辭去。王問何故，僕曰：「汝數年無大咎，吾亦入京面聖，以爲汝先容地。」始知爲侍衛某，上遣以偵王劣蹟也。故人懷畏懼，罔敢肆意爲也。

硃批諭旨

上於卽位後，慮本章或有所漏洩，故一切緊要政典俱改命摺奏，皆可封達上前，無能知者。上於幾暇，親加批覽，或秉燭至丙夜未罷。所批皆動輒萬言，無不洞徹竅要，萬里之外有如覩面，獎善服奸，無不感挾肌髓。後付刻者，祇十之三四，其未發者，貯藏保和殿東西廡中，積若山岳焉。

善禪機

憲皇舊邸與柏林寺相近，故上同迦陵上人朝夕談禪，頗通釋理。臨薨後，嘗告近臣曰：「朕

欲治世法十載，然後開明釋法。故於十一年稍講禪理。所著悅心集及諭諸寺院等諭，皆直達上乘，非浮泛之士所可解者。又謂木陳顥通世法，非禪宗正眼，黜其法派。又以皓月所宗以袞袞傳派，實爲魔道，併着撤其鐘版以辨邪正。又以張紫陽雖道教，其悟真外篇實通禪理，并着歸入釋藏中以廣法門。皆隻眼正見，直達如來之真諦也。

杖殺優伶

世宗萬幾之暇，罕御聲色。偶觀雜劇，有演繡襦院本鄭儋打子之劇，曲伎俱佳，上喜賜食。其伶偶問今常州守爲誰者，戲中鄭儋乃常州刺史。上勃然大怒曰：「汝優伶賤輩，何可擅問官守？其風實不可長。」因將其立斃杖下，其嚴明也若此。

禁抑宗藩

國初人關時，諸王多著勞績，故酬庸錫類之典，甚爲優厚，下五旗人員皆爲王等僚屬，任其差遣。承平日久，諸王皆習尚驕慢，往往御下殘暴，任意貪縱。如兩廣總督楊琳爲敦郡王屬下，王曾遣閹人赴廣，據其署內，搜索非理，楊亦無如之何。上習知其弊，卽位後，禁抑宗藩，不許交通外吏，除歲時朝見外，不許私謁邸第。又將所屬值宿護軍撤歸營伍，以殺其勢。故諸王皆凜

然奉法，罔敢爲矩外之行。自今上下安便，皆上之威德所致也。

純皇初政

純皇帝卽位時，承憲皇嚴肅之後，皆以寬大爲政。罷開墾、停捐納、重農桑、汰僧尼之詔累下，萬民歡悅，頌聲如雷。吳中謠有「乾隆寶，增壽考，乾隆錢，萬萬年」之語。一時輔佐之臣如鄂文端、爾泰、楊文定名時，朱文端、軾、趙泰、安國麟、史文靖、貽直、孫文定、嘉淦皆理學醇儒，見識正大，故爲一代極盛之時也。

聖祖識純皇

純皇少時，天資凝重，六齡卽能誦愛蓮說。聖祖初見於瀋邸牡丹臺，喜曰：「此子福過於余。乃命育諸禁庭，朝夕訓迪，過於諸皇孫。嘗扈從之木蘭，聖祖鎗中熊仆，命純皇往射，欲初圍卽獲熊之名耳。純皇甫上馬，熊復立起，聖祖復發鎗殪之。歸諭諸妃嬪曰：「此子誠爲有福，使伊至熊前而熊立起，更成何事體？」由是益加寵愛，而燕翼之貽謀因之而定也。

西苑門習射

乾隆初，上每月朝孝聖憲皇后於暢春園者九，因於討源書室聽政。己巳秋，天氣肅爽，上乃

習射門側，發二十矢，中者十九，侍從諸臣無不悅服。齊侍郎召南曾紀以詩，上賜和其韻，卽命鑄諸壁上，以示武焉。

殺訥親

上卽位初，以果毅公訥親爲勤慎可托，故厚加信任。訥人亦敏捷，料事每與上合。以清介持躬，人不敢干以私，其門前惟巨獒終日縛扉側，初無車馬之跡。然自侍貴胄，遇事每多谿刻，罔顧大體，故者宿公卿，多懷隱忌。戊辰春，金川蠢動，張制軍廣泗率兵攻之，因其地勢險阻，不獲克捷。上命訥往爲經略。訥自恃其才，蔑視廣泗，甫至軍，限三日克刮耳崖。將士有諫者，動以軍法從事，三軍震懼，極力攻擊，多有損傷。訥自是懾服，不敢自出一令，每臨戰時，避於帳房中，遙爲指示，人爭笑之，故軍威日損。有三千軍攻隅，遇賊數十人圍然下擊，其軍卽烏獸散。上知其不足恃，然欲其稍有捷音，然後召還，以全國體。訥乃毫無舉措，惟日乞增兵轉餉，至有欲乞達賴喇嘛、終南道士爲之助戰之語。上大怒，立褫其職。初尚令其往塞外效力，後因其匿敗事聞，立封其祖遺必隆之刀，卽於中途斬之。故衆皆悚懼，每遇戰伐，無不致命疆場，罔敢懷苟安之念也。

平西域

乾隆初，既命傳聞峯尚書等與準噶爾議和，互通市易。甲子歲，噶爾丹策零既沒，不數年間，篡弑相仍。辛未春，酋長薩喇爾來降，上素諳蒙古語，已悉知其篡弑之情。甲戌秋，輝特長阿睦爾撒納歎關請降，欲請兵收復四衛拉，時諸耆舊狙習辛亥敗兵事，皆以不納爲便。上深悉其情，謂「天與人歸，時不可失」，乃內斷於衷，立主用兵。事詳後卷。三載之間，拓地二萬餘里，天山雪窟，無不隸我版圖。其間雖有成功賞賚之費，然視往昔邊防轉餉，十不一二，足見上之貽謀宏遠，非人臣所及也。

聽報

上自甲戌後，平定西域，收復回疆，以及緬甸、金川諸役，每有軍報，上無不立時批示，洞徹利害，萬里外如視燎火，無不輒中。每逢午夜，上必遣內監出外，問有無報否。嘗自披衣坐待竟夕，直機密近臣罔敢退食，其勤政也若此。

重經學

上初卽位時，一時儒雅之臣，皆帖括之士，罕有通經術者。上特下詔，命大臣保薦經術之

士，輦至都下，課其學之醇疵。特拜顧棟高爲祭酒，陳祖范、吳鼎等皆授司業，又特刊十三經註疏頒布學宮，命方侍郎苞、任宗丞啟運等衷集三禮。故一時耆儒夙學，布列朝班，而漢學始大著，齟齬之儒，自踴足而退矣。

不忘本

本朝初入關時，一時王公諸大臣無不彎強善射，國語純熟。居之既久，漸染漢習，多以驕逸自安，罔有學勸弓馬者。純皇習知其弊，力爲矯革，凡有射不中法者，立加斥責，或命爲羽林諸賤役以辱之。凡鄉會試，必須先試弓馬合格，然後許入場屋，故一時勳舊子弟莫不熟習弓馬。金川、臺匪之役，如明將軍亮奎將軍林皆以椒房世臣用命疆場，一代武功，於斯爲盛。上嘗曰：「周家以稼穡開基，我國家以弧矢定天下，又何可一日廢武？」再滿洲舊族，其命名如漢人者，上深厭之，曾諄諄降旨，不許盜襲漢人惡習。曾有漢人以鈕鈺祿氏爲郎者，蓋鄙之爲狼之論，言雖激切，亦深恐忘本故也。

重讀書人

上雖厭滿人之襲漢俗，然遇宿儒耆學亦優容之。鄂剛烈公容安不諳國語，上雖督責，然厚

加任使，未嘗因一告以致廢棄。國太僕柱習爲迂緩，當較射禁庭，國褒衣大冠，侍衛有望而笑者，上曰：「汝莫嫻笑，彼爲儒士，今乃能持弓較射，不忘舊俗，殊爲可嘉也。」其優容如此。

普免天下租稅漕糧

上自奉儉率，深惜物力。初卽位，不許街市用金銀飾，禁江、浙組繡，代以刻絲。御膳房日用五十金，上屢加核減，至末年歲用僅二萬餘金，近侍雖告匱，不顧也。然攸關民間大計者，則豁然不計有無，西域、金川用兵至一萬萬零四千餘兩，河工、海塘以億萬計。曾於丙寅、丁酉、乙卯普蠲天下正供租稅三次，辛卯、庚戌、丙辰普蠲五省漕糧四次，每舉率以億萬計，而上初不爲之吝惜也。

善待外藩

蒙古生性强悍，世爲中國之患，雖如北魏、元代皆雄起北方者，然當時柔然、海都之叛未嘗罷絕。本朝威德布揚，凡氈裘月竈之士，無不降服，執爰效順，無異世臣。純皇恢廓大度，尤善撫綏，凡其名王部長，皆令在御前行走，結以親誼，托諸心腹，故皆悅服駿奔。西域之役，如喀爾沁貝子扎爾豐阿、科爾沁額駙索諾木巴爾珠爾、喀爾喀親王定北將軍成袞扎布、其弟郡王霍斯